

T154/4434

1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卷之十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二

書經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檢討臣陳兆崙

蔡沈曰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
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
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於一則無以得
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
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
學條理始終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

臣謹按此篇自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以下凡言一之文六七見而此節乃推本於君心其詞復而不厭其義引而彌深於以見人臣之忠愛其君如是其至也蓋君心與氣化相維自古聖帝明王有百年必世之心卽不屑爲旦夕苟且之計善者因事而形故曰主主以言乎舍此而從彼也一者先事而寓故曰協協以言乎用彼以證此也協于一猶孟子所謂逢其原也惟有所謂一者爲主於內而後能用天下之善以協之協之之方至變而一不變審乎此而純王之心

見矣何謂一蔡氏以萬殊一本之一當之似矣顧此特空舉之辭而學者飫聞之語也臣愚以爲一者仁義中正而已矣仁義中正又統於仁而已矣何以知爲仁義中正而又統於仁也王者求端於天一元之運仁爲善長故知一之外是耳然而是一也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亦非行之艱守之維艱何也人有少之所習至涉世而轉自疑者家之所修至宦達而不自堅者此無他故也觀事變而閱情僞忽若向之所明非今之所便耳而况人君臨御萬方縈懷萬世一

日二日所理者非一事官府內外所用者非一人
人事繁則不皆素定之事人衆則不皆可信之人
雖有慕古之心推誠之德而時務之見起則漸
開功利之門防奸之意多將參用機權之說凡
此類者皆足遷思迴慮奪其所安故曰難也今
夫堯舜之道固所稱惟一者也明德親睦帝堯
之仁也而天下化之克諧烝乂帝舜之仁也而
天下亦化之夫堯舜之爲君亦猶是治天下之
事與治天下之人而已矣洪水猛獸之不爲害
於世堯舜所不能必於天也巧言令色之不

混迹於朝堯舜所不能必於人也然而雍動之
朝已成勲華之業如昨何者大體正心術純而
終始一也且夫一者至約而可操亦至危而易
奪凡爲君者之所難非獨堯舜之所易也且堯
舜之所難卽禹臯稷益有不盡知者也故曰堯
兢兢舜業業以堯舜之資行仁義之道宜其從
所欲而不踰矣而且兢兢業業如此者豈不以
搖撼之易而允執之難乎惟伊尹上窺堯舜惟
一之旨而必欲其君之爲堯舜故曰協于克一
克者難之之辭謂實有其能而不可誣也誠能

如是則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所以明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揜也而因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所以明其非迂濶而不可行行之而必可久也此誠致治之良謨保治之至計也抑臣聞仲舒之策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陸贄亦云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已可以教人不欺夫所聞所知善也而曰誠曰

信一也二子之言其庶乎純粹簡要而可與書言相發明與

言其無常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書經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監察御史臣馬燦

臣謹按堯之命舜者曰允執其中而已至舜之命禹則益以三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誠以心之虛靈知覺則一而雜乎形氣之私者爲人心原乎性命之正者爲道心二者則有公私之不同而其勢不容以並立故必精以察之而使人心退聽一以守之而使道心常存然後危者安微者著而修德行道無過不及之

差矣此千古傳心之要而道統治統胥出乎此也然而學之爲道也非博則無以措之於事物非約則無以守之於一心先之以極博返之於至約其程功有次第而安勉無殊途伊尹之告其君也旣勗之以主善而又勉之以克一明乎天下之善無窮必當誠諸身而備諸我天下之理則一又當握其要而會其通其卽精一之微旨而孔門之所謂一以貫之者乎今夫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而一者則其本原統會者也本於一而散爲萬事事物各有一善焉

一本之所以爲萬殊散爲萬而仍歸於一事事物同此一善焉此萬殊之所以爲一本今使抱進德之願以求師法乎古人而心無所主不幾乎欲適千里而不識其途將俛俛乎安所之哉顧師亦何常之有善卽師耳見一善則遷之而弗已得一善則守之而弗失由一事之善而推之於事事由一時之善而推之於時時將見衆善畢臻而德成於已矣而由是由繁以歸之於簡由分而歸之於合易曰天下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向之廣搜博採惟恐一善之或遺

者今則統有宗而會有元衆善總歸於一理焉
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也所謂
細之不遺名物象數之繁精之則祇此身心性
命之理也至於協于克一而善何不備德何不
成乎總之一實萬分則所以涉其流者不得不
博惟博而後約乃不至於簡陋自安是萬爲一
則所以返其源者不得不約惟約而後博乃不
至於汗漫無歸伊尹之學其所以繼虞廷而深
契乎孔子者如此

書經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

監察御史 臣 沈景瀾

臣謹按天地間彌綸磅礴者一善氣之流行也
切而求之存乎人綜而貫之存乎心不涉之於
至博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不返之於至約
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此取人爲善之大凡
歟蔡沈集註曰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
一者其本原統會夫一言之合乎道一事之合
乎道皆善也惟恃至虛至靈之心隨所在而取

資焉是善無涯而取善之心與爲無涯廣搜博採可無得此遺彼之失審乎此而神明之內常懸一善以爲之鵠譬若日月孰不照臨萬物森然感而得之裕如耳夫雞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之聖猶不能廢苟棄小善而勿錄則學術治功未有能臻其極者虞廷之明四目達四聰好問好察雖芻蕘未之或遺其千古主善之極則乎夫師之無常蓋由善之無定在也而善之所在必有定理故主善又貴乎協一聖人之學必以一爲歸宿之地方寸之中純然而不雜融會而

貫通譬之捺權衡以制輕重持規矩以裁方圓凡有形者皆勿能違以之治一身則律度明而視躬淑以之治天下則風俗美而教化成其殺列者資諸人其粹精者準諸已至蹟而無所遺至散而有所統天下之理萬有不齊聖人之學由博返約始終條理之序有如是者誠可與帝廷精一執中數言相表裏也夫

書經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檢討臣鶴年

蔡沈集傳曰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

臣謹按商書此篇前後皆陳一德而此一節蓋言德至日新之後所行悉主於善則衆心感通仰政教之昭宣驗君心之純一而天庥滋至民

御覽經史詩義 卷十二
俗豐寧皆一德之徵也夫所謂一者何也誠也
誠則無妄誠則不息當夙夜宥密之時左右近
御莫能仰覩其淵微師保疑丞莫能上窺其蘊
蓄歛此心於兢業之中卽推此心於敷布之際
易傳有云言出乎身加乎民禮記云王言如絲
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紵舉凡渙汗所頒
皆有至誠不貳之心載之以出而禮樂刑政已
無不包舉於其中天下之大萬姓之繁上感下
應呼吸相通莫不奉王言之大而仰見王心之
一卽所謂彰信兆民信以此懋昭大德昭以此

也且王者又何嘗明揭此心與萬民共見哉其
政令實有裨於國是而匪以干譽其恩綸實有
濟於生民而匪屬具文其爲獎勸也實有以迪
善良而著爲恒經其爲懲誡也實有以維風俗
而可垂永久如日月之運行咸被其光如四時
之順序胥霑其化而王者純一之心自灼然共
見而頌聲作由是玉食萬方梯航遠集先王所
守之天祿安以受矣由是九有敕寧豐年屢慶
先王所授之烝民康以樂矣孰非一德之所致
哉然王心之持此一德者愈勉勉也省察克治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二
無間於功修休戚惻瘵常切於睿念發號施令
則酌定畫一之條而無所紛更用賢任能則崇
信端一之彥而樹之標準凡屬百爾臣工共承
君德之盛以贊襄邅治之隆上孚天眷下協民
心於以膺福祿於萬年躋斯民於熙皞皆必至
之效也夫

書經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侍讀 臣 黃孫懋

蔡沈曰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
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
之理謂各以極至之理存於心也

臣 謹按中者一心之權衡萬事之標準自古聖
帝明王曰執中曰建中運之神明達諸政事舍
此更無他道不獨君道然也爲臣之道亦然何
則臣之猷卽君之猷臣之念卽君之念臣特分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二
君之猷念以爲猷念也分君之念以爲念無一
毫自私自利之心則此心爲不欺其君可以質
幽獨分君之猷以爲猷無一毫自私自利之事
則此事爲不負乎君可以對大廷自公孤至於
百司同心同德虛意研求必期於至當不易而
後已所謂各設中于乃心也天下國家未有不
就於理者然究其不中之故其弊有四一曰無
學二曰無識三曰固執四曰觀望夫無學無識
平日講明涵養之未至固執觀望則積習之爲
害居多其固執者意見爲主所謂剛惡也其觀

望者祇便身圖不恤國事所謂柔惡也事之當
爲不當爲各有一定之衡不易之準意見用事
者恣睢之態顯然易見若夫狡詐自私巧於趨
避者當其始持祿養交竊位希寵而已寵位旣
固偏黨遂生偏黨旣生威福乃作故始而圓熟
巽軟者卽其終之堅愎恣肆者也外而閃爍狡
獪者必其內而傾側險忌者如宋元祐間役
法一事司馬光主差役章惇主雇役蔡京以一
人前後觀望反覆賢如司馬光暴如章惇皆足
以欺之小人誠叵測也獨不思已有何猷已之

猷卽君之猷已有何念已之念卽君之念而甘
爲此哉而忍爲此哉臣讀書至盤庚三篇見其
時巨室世族百官庶尹狃於便安昧於遠圖致
使其君諄諄懇懇丁寧籲告如此竊思觀望之
於固執其弊相等而觀望之害尤隱伏難知不
可不辨之於早防之於微也盤庚一時誠勉之
言足爲千古爲臣者訓

書經

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監察御史臣胡寶瑑

臣謹按天生烝民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固欲共體仁愛之心而籌其生養計其安全使
億兆人民無不各得其所也惟天地萬物父母
而以鞠謀之權授之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以
鞠謀之事分任於羣有司則叙欽之人可不慎
其選歟鞠者如父母之拊育其子善爲養也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斯能鞠人者矣謀者如父母

之顧復其子善爲計也取民之身家而代爲圖之斯能謀人者矣鞠之謀之思其艱也圖其易也故曰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然則民之寧也其保居之謂乎能保居者真能鞠謀者也必如此之人始叙而用之欽而禮之則書之所以任賢保民者胥得其道矣夫善鞠謀者貴於審時酌古今之宜視風土之便明緩急之數推利弊之源求其實有益於民者而力行之則因時調劑得人以經理而民生自無不遂太公望曰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

冬道藏萬物靜聖人配之以爲天地經紀故天下治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蓋生長斂藏者天之時而補偏救弊者人之事欲言保居在於鞠謀欲言鞠謀在於叙欽賈誼曰君以知賢爲明吏以愛民爲忠誠使守令皆能鞠謀則保其民而奠厥居卽萬年太平之基也三代盛王所以叙而用之欽而禮之者爲民用之爲民禮之也漢時重吏治循良最盛黃霸卓茂爵至通侯卽書之所謂叙也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卽書之所謂欽也而其道在

於久任宣帝云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是吏之宜於久任洵前人不_易之論也然則鞠謀保居皆由叙欽之得人苟以此為課吏之常法利民之良規斯盈寧樂利之休不且駸駸上理哉

書經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侍講臣介福

蔡沈註曰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為勉其所當為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蔡沈註曰式敬也敬布為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

臣謹按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而君又難以獨治也爰立公卿大夫百執事以分猷宣化

凡以爲民而已使臣而不能惠鮮懷保躋斯民於安全之地則亦何取乎有是臣哉然臣之所以不能爲民者大都皆身家之一念中之旣惟利之是殉則其視小民之痍瘝如秦越人之肥瘠雖欲其鞠謀保居而以恭生生爲念也豈可得乎此盤庚三篇所以諄諄然勉之以生生自庸而必以總貨寶爲戒者良有以也蓋天下之財止有此數不過相流轉於天地之中惟散之於民則一人之財足以供一人之用推而至於四海之廣皆家給人足仰有以事而俯有以育

此萬物之所以得其所也若在上之人務爲蓄積則財聚而不散於是閭閻之下始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而民之不遂其生者衆矣故爲政之心莫先於撫字而勵臣之道莫切於止貪誠使爲臣者不以貨寶爲心則其於民也必不至培民之財以適己之欲雖不見有經天緯地之才而民自有欣欣向榮之意者惟上不甚有餘故民亦不甚不足蓋均無貧此理勢之必然也且所謂無總于貨寶者非特培克之宜戒而已卽瞻狗之弊餽遺之私乃人情所不能免者而

返之公爾忘私之義則於此尤不可不慎陸贄
有云利於小必害於大易於始必悔於終賄道
一開展轉滋甚此固揭人臣貪墨之害至深切
而著明也昔公儀休相魯見織帛而出其妻食
於舍而茹葵愠而拔之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
紅女利乎蓋居君子之位卽不宜爲庶人之行
况不止與民爭利而以培克爲事乎臣嘗論之
可散而不可聚者財也故大學平天下一章於
惇入惇出之際不啻三致意焉盤庚商之賢君
也以身發財之事可決其必無而猶慮其臣之

或不然也故於遷殷之始卽以是戒之其卽周
官六計以廉爲本之意乎至所謂永肩一心者
則又恐其勉強於一時或不能不改擦於異日
故以始終如一期之庶幾民德敷而民生遂然
則盤庚之所以誥誠其臣者誠萬世臣道之極
也夫

我責也將修常習故如仲長統所稱漢世三公
僅以清慤勤慎自名而緩急曷賴焉若夫人主
之用大臣殷殷託寄更非徒備位之云也苟以
爲能則用之而已以爲不能則舍之而已用舍
固無成心也然而國家安可一日無大臣也一
姓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託之也
重則遇之也不輕若乃號之爲鈞衡實縻之以
虛位當此之時大臣浮沉遜避離事自全而腹
心耳目遂不得不別有所屬於是左右之人投
間抵隙藉以陰售其私馴至離朱眯目貿易黑

白而人主之心益茫茫乎無所恃矣中庸謂敬
大臣則不眩良有以也高宗之相傳說也擇之
未用之先信之旣用之後惓惓然以作礪作舟
楫作霖雨期之天下後世卒不謂高宗之果於
用說而傳說欽承祇若亦洵不負王之所用也
乃其言啓乃心沃朕心何也則又以究納誨輔
德之實也易曰上下交而志同君與臣之相得
也惟心與心之相契也夫忠誠不積則獻替徒
虛獻替罔聞則忠誠曷效古大臣之愛君憂國
也自乎天性焉真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也故

其端亮貞純無所矯飾光明洞達無所回隱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務使優游漸漬舉君心怡然渙然而動於不自知感於不容已夫是之謂沃心沃心者格心也孟子曰人不足適政不足間惟大人能格君心亦謂先其根本後其節目其潛移默化之機神速焉耳非必繩愆糾繆之果可盡廢也而苟隨時俯仰順旨雷同以妄託大人不足適間之意則夫張禹孔光幾疑深靜得體而唐虞之朝禹臯陳謨動色相戒不反覺多事耶是故將順不乏匡救吁咈多於都俞

大臣以道事君固當以傳說爲法而如高宗者求言若渴亦真懸鞞設鐸之盛軌也哉大抵君人命相才而忠直者上也而舟楫霖雨之才每間世而一遇獨啓沃之道隨人所得自致焉臣愚以爲將求舟楫霖雨之才亦必於啓沃見之蓋未有阿諛取容尚可與建立功業亦未有法家拂士不足以尊主庇民此又帝王鑒別賢否斟酌用舍之權衡所歷歷不爽者也

懋德以合之射濟河氣氣不夾清也
 宋書士不且以尊主到其地文帝王聖恩
 蕭木亦河地郊容尚且與或立收業亦未可
 愚以爲訓本我樹霖雨之木亦必以尊主
 人命叶木而亦首上出而亦得銀而之木
 宋言汝亦亦流跌濟始之益神也始大
 大以以取年同當以御備而而而而而而

書經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
 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監察御史 臣 陳高翔

王氏安石曰作礪使成器舟楫使濟難霖雨使
 澤民

蔡氏沈曰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雖若
 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臣 謹按若金用汝作礪喻修身也金之爲質純
 粹以精故周易以象乾道之剛衛風以比武公

之德然必淬而磨之斯渣滓消而輝光著矣人性皆善亦純粹以精者也物蔽氣拘而後漸失其本故欲修身者必加以克治之功然所以克而治之者不能無藉於匡救贊襄之益如仲山甫之補袞汲黯之拾遺魏徵之諫諍皆所以弼成主德而建皇極作礪之謂也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喻任事也大廷敷政治忽所關取譬巨川明其爲遺大投艱也舟楫之任載猶臣僚之任事故巨川至廣必舟楫堅牢斯濟之而不難政務至繁必臣僚舉職斯理之而無曠苟非輔

弼疑丞之選輸誠竭智各殫其翼爲明聽之才如同舟者之共濟則有弛而不張之處而庶績不能以咸熙矣詩所謂靖共爾位羅從彥所謂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呂祖謙所謂處官事如家事皆所以仔肩國是而濟時務作舟楫之謂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喻澤民也民之戴君也如戴天其望君也如望歲然天澤之布必雲雷爲之効靈而後萬物有咸亨之象易曰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是也君澤之布必臣僚爲之承流而後萬民有均沾之慶詩曰芃芃

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是也若有
司懷出納之吝羣吏有中飽之虞則無異於屯
之屯膏小畜之密雲不雨矣安得使含生之類
無不飲和食德以遊於聖人之宇哉易稱自上
下下其道大光書稱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皆所
以誕敷闡澤而固邦本作霖雨之謂也高宗設
此三喻以命傅說其於天德王道燦然備矣更
卽其意而推廣之則知凡爲人臣之道必以責
難爲心以陳善閉邪爲事庶有合於作礪之說
若承順意旨以爲恭稱頌德美以爲敬斯與作

礪之意異矣必當官以瘞曠爲憂食祿以尸素
爲媿庶有合於舟楫之說若志在偷安而常存
局外之視以與衆浮沉巧於規避而常持兩可
之議以與時俯仰斯與作舟楫之意異矣必仰
體君心而一物失所以爲憂奉揚德意而一夫
不獲以爲恥庶有合於霖雨之說若不明於本
末之內外而挾畛域之見以稽沛澤之汪洋不
辨乎義利之後先而假節嗇之名以阻鴻波之
浩蕩斯與作霖雨之意異矣

書經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監察御史 臣 彭肇洙

臣謹按人臣立朝正君德莫先於一臣心臣心不一君德不可得而正故兼聽並觀虛一心以納羣下者人君之度也端已率屬集衆心以事一君者大臣之責也何者朝廷之上自卿尹以逮於百職事位益卑去君益遠非若大臣左右天子一言一動可隨事規正已也而政治或有未當君心或有未純小臣縱有感激奮發之私

恒苦於勢隔而莫由上達惟恃大臣開誠布公
俾人人得以自靖而後袞職之闕乃可得而補
伊訓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春秋傳曰同官爲僚
匡君者臣子之職而同心則大臣暨乃僚以共
成弼諧之休者也然而古來爲大臣者或天資
深刻惟恐後來驟進往往借君無過舉之說預
杜羣寮靖獻之口而專權固寵者則又樹黨營
私或陽博接引之名而陰以行其朋比之術同
心固難同心而匡乃辟尤難雖然人臣之所事
者君耳君父之念重猜忌之見必消忠愛之情

深異同之迹自化禹臯聖人也君明臣良其相
與儆戒之詞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又曰不自
滿假惟汝賢蓋兢兢乎惟恐嘉言之攸伏也周
召夾輔王室下至虎賁侍御之士亦得旦夕承
弼厥辟故其詩曰濟濟辟王左右趨之又曰無
怨無惡率由羣匹是以朝臣協於下君德昭於
上也且夫小臣之不得與大臣同者祿耳秩耳
至其愛君許國靖共匪懈之心非有間也公孤
無進逼之嫌則嘉謨日至於當宁執政宏開濟
之誼則讜論不缺於黻庭言苟切於君身卽論

議失當亦必委曲以原其隱事若關乎國計縱
意氣過激尤當推獎以盡其才况大臣不忘啓
沃小臣復得因事効忠彌縫其闕而救正其失
一堂之上濟濟相師庶尹允諧何患君不若堯
舜治不若唐虞哉要非大臣奉公體國端一已
以爲僚屬倡不至此由是言之君雖明聖尚必
藉規諫之勤臣非協恭無以盡弼直之義不然
高宗聖君也傳說賢相也猶以同心匡辟爲命
則可知大臣公忠之難而人君之納誨誠不可
以或緩矣若夫借黨援爲聲氣引宵小爲腹心

禍首及於正人而害且貽於家國此人臣朋黨
之弊爲人君者不可不知也

書經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
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監察御史臣徐以升

漢書文帝本紀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
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
誹謗詬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
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蔡沈曰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
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君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二
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誰敢
不敬順其美命乎

臣謹按傳說之言見人君不可不受諫也天下
雖有本直之木然斷無不假繩墨而正者古來
雖有睿智之君然斷無不受諫戒而聖者聖之
名人君所甚慕苟非口無過言身無過行亦未
易副其名也而究其實則以從諫當之蓋天下
惟聖人大公無我舍已從人觀其真能從諫則
知其有聖人之德矣故下文不復云從諫而曰
后克聖者以見從諫之卽爲聖也至于三代以

後惟漢文帝實能求諫止輦受疏開言路者至
矣乃復下詔除誹謗詆言之罪欲使臣下盡情
主上聞過求諫之切如此則情豈有不盡而過
豈有不聞哉下無匿情上無過舉治道寧有不
日盛哉蓋求諫之道必先去其所畏有所顧忌
則雖賢者或不敢以盡言無所誅責則雖中材
亦皆可以激發故除誹謗詆言之罪乃求諫第
一要着此文帝所以爲三代後守文令主也然
臣愚以爲凡人臣之進言不必論其言之當否
宜先辨其心之公私夫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二
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古今之進言其出於天良之本然者固有其人而或汲汲於功名或戚戚於富貴希冀一言之合以邀人主不次之用者亦復不少然或遇不克納諫之主而能言人之所不敢言或具先幾之見而能言人之所不及言或審治亂之要而適當乎時與勢之不可不言雖其舉念之初未必無所爲然所言者非係君身卽關國是人主亦未嘗不收進言之益乃若明知大度之主不加譴責或逞其一偏之見矯飾以爲言或竊取已往之陳事紛更

以爲言或影響其事張皇其說傳會以爲言沽直名而希榮遇其心術已不可問更何論其言之當否哉唐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舉止失措太宗知之每奏事輒假以顏色冀聞其過此亦求諫之盛心也然觀其怒魏徵之直而有會須殺此田舍翁之語則知其猶有不能自克之意潛伏於隱微幽獨而非誠能樂受者矣竊以爲人臣愛君無過於諫而古來因諫獲罪者不少此豈盡爲君者惡聞逆耳之談以規爲瑱哉毋亦有愛君之心而所以爲諫之法有未善也

天下後世徒加主以拂諫之名而不知臣已分其過矣若夫明知其說之過也而姑容之明知其中之詐也而姑恕之明知其事之難行也而姑酌之不使杜進言之口惟欲作敢言之氣如天地之無不容如江海之無不納是卽古帝王好問好察聞善則拜之盛心非僅商高漢文之可同年而語也抑臣更有進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父母有過人子幾諫起敬起孝居常則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惟臣之事君亦然折檻牽裾不過諫法之一端聖人之教在不欺不數所

貴以忠愛孚以誠敬格謀猷之人告使細旃廣厦默喻潛移從善如轉圜而視聽形聲之胥泯甚且因一言而定大疑決大患天下百世賴之雖秉國鈞者不是過也斯爲無忝言職者矣故宋臣歐陽修曰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其言良有以哉

復自用雖有善而不納者唐之德宗是也有惡其言之戇直而漸疎斥不用者漢武之於汲黯明皇之於九齡是也有堅信一人不采衆說以至成法紛更者宋之神宗是也有臣下立言之體不善人主遂厭其激聒一切章奏留中不報者明之神宗是也從諫之難得固如此哉善夫舜之責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求言之心何其切也益之告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舜決無是事而益言及此何其思深而慮遠也以大舜爲法以漢唐諸君爲戒則作聖不

難矣且夫殷商之時王畿不過千里風俗猶存渾厚似其時之治平猶易而傳說已殷殷勸戒如此後世疆宇日拓中外一家則腹裏邊外之情形海疆沿河之事勢數倍於昔時又且一命之士授自銓部一尺之土守以王官則內外文武臣僚又數倍於昔時四方水旱疾疫之災仰給於天府官俸役食兵餉之費仰給於司農則會計出入之煩又數倍於昔時加以一歲之斷獄動盈千百一事之輾轉輒經數年則裁決辦理之難又數倍於昔時人主雖宵衣旰食日不

暇給竊恐四目之明猶有遺照四聰之達猶有遺聞則廣開言路集思益以裨高深當有較高宗之旁求啓沃而更加勤者矣抑猶有進焉者蔡襄之言曰任諫非難用諫爲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臣之分也諫無不聽聽無不行者君之明也羣臣中有緘默保位間或摭拾浮辭瑣屑卑陋瀆聖聽以塞責者此其人原無心於國家雖罷斥之不爲過若有關治體而意見稍殊議論不一者人主惟有兼容並納執兩用中擇其言之尤善者而見之於實事務使有裨於國

計有益於民生可傳於天下後世則用諫之利溥及無疆矣至於作聖之根原則又在深宮密勿人臣章奏不及之地庶有合於古人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之道也

書經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右庶子臣陳浩

孔安國曰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其所施爲未嘗不法天也

呂祖謙曰高宗已造明哲之地若火然泉達故傳說欲擴充高宗之明哲必憲天之聰明而後已也

蔡沈曰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

而民亦從治矣

臣謹按人君繼天出治所以率乎臣而安乎民者必以奉若天道爲先天聰明而聖憲之則天人合而王道備也聖憲天而臣民訓行之則上下交而治功成也孔安國以立教之除惡納善爲法天呂祖謙以爲擴充高宗之明哲必至於法天之聰明而後已俱於經義有所發明蔡沈於無不聞見推出公字以爲上天聰明之實其說益精義蘊幾無餘矣臣愚以爲惟主之以敬而本乎誠然後能聰明一出於至公而憲乎天

也今夫天高高在上未嘗視也而無不見未嘗聽也而無不聞斯爲天之聰明也而非天之所以爲天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天惟以於穆不已者運於無聲無臭之表故無所視而無不見無所聽而無不聞人君法天行之健以自強不息雖不覩不聞而戒慎恐懼之心無或弛雖出王游衍而曰明曰旦之念無少渝則誠敬積而視聽之際自無偏私矣憲天之聰明端在是哉不然而墮聰黜明者異學之杳冥

恍惚既非正道所尚而伺察以爲明偏聽以爲聰者成見一入於心而公理頓失又豈能憲天以盡聰明之用乎臣故曰憲天之聰明在視聽之出於至公而視聽之所以能公者惟在一之於誠敬也至於爲臣與民者共戴一君卽共戴一天雖其分相懸而誠敬之理初未嘗或異使不仰體吾君憲天之心而各以誠敬自効則廟堂無協恭篤棊之實心而臣職忝草野昧遵道遵路之大義而民俗偷所謂欽若而從乂者果安在乎唐虞三代之治所以庶績咸熙百昌時若和氣協而嘉祥畢至者惟此誠敬之心貫徹流通上感而下應之以蒸爲治象也故堂廉一德而後泰交成海宇同風而後至治洽夫是之謂欽若夫是之謂從乂夫是之謂憲天之效而非一切近功小補之可託哉

其... 夫... 臣... 惟... 聖... 時... 憲... 惟... 臣... 欽... 若... 惟... 民... 從... 又... 不... 見... 無... 他... 公... 而... 已... 矣... 人... 君... 法... 天... 之... 聰... 明... 一... 出... 於... 公... 則... 臣... 敬... 順... 而... 民... 亦... 從... 治... 矣... 臣... 謹... 按... 虞... 書... 曰... 天... 聰... 明... 自... 我... 民... 聰... 明... 周... 書... 曰... 直... 聰... 明... 作... 元... 后... 元... 后... 作... 民... 父... 母... 是... 聰... 明... 者... 出... 治... 之... 原... 而... 憲... 天... 則... 又... 聰... 明... 之... 本... 也... 歷... 觀... 古... 才... 智... 之... 主... 綜... 核... 庶... 政... 耳... 目... 有... 時... 而... 蔽... 見... 聞... 有... 時... 而... 窮... 非... 聰...

書經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給事中 臣 陳履平

蔡沈曰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臣 謹按虞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周書曰直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是聰明者出治之原而憲天則又聰明之本也歷觀古才智之主綜核庶政耳目有時而蔽見聞有時而窮非聰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二
明之不可用也而用之不出於至公則偏倚生
而耳目窒矣惟天之聰明冲漠無朕而籲呼者
罔不聞照臨者無不察栽培傾覆各因其自然
而無不得其當無他公而已矣人君繼天出治
處億兆之上握化理之樞臣也天敕之民也天
佑之聰明也天直之烏可不體天心以建極奉
天道以宣猷而一出於至公無我之治哉殷高
宗以睿知之質繼賢聖之烈而傳說首告以憲
天之學大哉言乎萬世人君聰明之用不易此
矣抑臣更有進者惟公生明是公爲聰明所自

出非用其聰明以求合於公也耳目之涉歷有
限天下之事理無窮以有限之耳目應無窮之
事理欲其泛應而曲當也難矣故天以無私成
化而一誠感乎萬類王者以大公馭世而萬理
融於一心然其所以致此者必先之以主敬繼
之以窮理慎獨以審其幾克己以去其私而後
心與道合道與天合此遜志時敏之學所以繼
憲天而敷陳也歟

書經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監察御史 臣 朱續經

陳櫟曰憲天聰明則君與天一臣民之心均此天理自有不容違者

林之奇曰天之聰明卽民之聰明君能公其心以憲天而率其臣以欽若則自合乎民之心矣民之從乂蓋得天下之所同然非勉強而從之也

姚舜牧曰聖人與天爲一要與天爲一必時時

遵奉為成憲而後可又曰聖人不徇己之耳目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至聰至明與天合德矣

臣謹按惟天生民有欲欲者聰明之蔽也民蔽於欲不克自又矣惟天生聰明時又故曰惟天下至聖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雖然君與民不相及也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厥有臣焉故書稱汝明汝聽也要其所謂汝明汝聽者亦祇分一人之聰明以達之天下而止則是聰明者聖所獨也聖者臣所法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者也

而聖人顧不自有其聰明何也天所賦者命也人所受者性也性命之理自天而之人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所得私也臯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者可明而不可愚也人君之視聽得天下所同然則天且弗違矣而况承流於下者乎出一已之私智則人各有心矣安問監觀在上者乎是故塞聰蔽明而具曰予聖常人所以被聰明之累也兼聽並觀而與天合德聖人所以極聰明之用也然謂聖人舍一心而外求之則又

不可聖人天聰明之盡者耳以己之聰明不失
知天之聰明有在以其所見察乎衆人所不及
見而實爲天下所共見以其所聞通乎衆人所
不及聞而實爲天下所共聞百官之治治以此
萬民之察察以此此所謂天與人一以貫之者
也顧傳說言奉天而必曰時憲者何也天命流
行帝則必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純亦不已之
聖人耳目之用與天爲一自強不息之君子視
聽所屬以天爲準故郊壇對越者事天之禮也
屋漏修省者敬天之誠也而視遠惟明聽德惟

聰者憲天之實也念念而察之事事而體之日
日而新之天監常凜帝謂時通豈復有逸豫介
於其間哉天子無逸豫而臣有敢爲逸豫者乎
君臣皆無逸豫而民有不並化於無逸豫者乎
天以民爲心君以天爲心臣以君爲心民以君
與臣之順天者爲心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此
奉天治民之要道也與

書經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監察御史臣黃登賢

臣謹按自古聖王恭已垂裳而廟堂之上四海之遙靡不景德向風從欲以治非有奇智異術也其所存者天之心所行者天之事而已天者何理也理大公而無私記有之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蓋言王者能奉天之無私也故曰高明配天又曰浩浩其天而憲天之說特見於傳說之告高宗其奉三無私之義歟今夫天非有政教

號令之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人有善天必佑之人有惡天必棄之天之聰明何其無不聞無不照如是哉其無不聞無不照者惟無私也聖人以其無私聽者法天之聰則亦無不聞矣以其無私視者法天之明則亦無不照矣以無所不聞之聰聽天下以無所不照之明視天下而天下之臣民猶有不恪共以奉職鼓舞而向化者乎君與天一德則臣與民一心其效有旋至立應者抑臣又按宋臣呂祖謙之說謂高宗已造明哲之地傳說欲

擴而充之必憲天之聰明而後已蓋有明哲之資者已裕作聖之基而進以法天之學則莊敬日強純一不已俾庶明勵翼悉凜王章萬姓誠和胥歸王路而後憲天之道無餘蘊焉此卽傳說所以盡納誨之職而呂祖謙發之其所以資君德者誠匪細也夫

書經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編修臣孫人龍

孔安國曰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其所施爲未嘗不法天也

臣謹按傳說旣言聖王奉若天道而此申以憲天之聰明者蓋以天高高在上雖若無所聽而實無所不聞雖若無所視而實無所不見惟聖王法天之聰明以治其臣民乃所以爲奉若天道也詩稱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其實一元資

始品物流形凡主宰乎羣蒙之上者初不待於呼籲而聲情畢達昭然帝謂之可通燭照乎羣生之上者初無事於表著而幽隱畢彰灼然帝鑒之有赫此無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易簡而理得正大而情見誠通復於一原神細縕於萬化皆由陰陽之至公而宇宙咸渾涵於聰明中也若夫聖王法天行健而自强不息孔安國以立教於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闡發時憲之義良以天生民而立之君興化致治莫不欲其同歸於善故惟宸衷端虛靈之宰斯聲入能通

而一心所融貫者常超乎萬彙之先是所以憲天之聰也睿慮澄昭灼之本斯物來能照而一心所洞徹者常周乎萬里之外是所以憲天之明也由是奉若天道而乾符克協泰運彌昌庶績咸熙品彙時若臣必欽若民亦從乂咸仰繼天立極之聖人而成萬世太平之郅治矣

天有日月星辰入而為其時太平之世則天
賦靈物而為其時太平之世則天
即也山岳草木天出而為其時太平之世則天
必也其時太平之世則天
天之即也其時太平之世則天
而一必也其時太平之世則天

書經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監察御史 臣 鹿邁祖

蔡沈曰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
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
而民亦從治矣

臣謹按萬物之所共戴者惟天兆民之所共尊
者惟聖天即理聖即天也體天之德行天之道
然後三極以立而上下同流惟天鑒觀有赫至
聰至明其所以無不見聞者無私故也無私則

無所蔽而物無遁情故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日月無私照聖人繼天出治凡惇庸命討皆出
於天而寄於君者天臨之君主之臣行之與庶
民共之幾微疑似之間稍涉於偏卽開天下以
畸重畸輕之漸而與天心有間焉易曰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
保惟此心惺惺終日乾乾俾存諸中者淡然無
欲以養其清明之體澄然有主以善其權度之
宜使聰明之用內不蔽於己外不蔽於人邇不
遺而遠不禦斯與天合德而王道於以四達而

不悖蓋太虛無爲而萬物各止其所者天之所
以爲天也明睿所照而羣生共獻其誠者聖之
所以爲聖也是故飽煖安佚猶畢雨箕風之各
有其好禮樂兵刑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而
明通公溥稱物平施以照臨萬方者直如太和
元氣之流行於四時百物中也且夫憲天者當
以天之心爲心然而天之心寄於民天之聰明
初未嘗以目視而耳聽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天以萬方之民命付之君民心卽天心也民之
心至私合天下之私而公出焉民之心至愚合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二
天下之愚而明生焉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天下之聰明莫大乎是昔洪範次敬用之疇曰視曰明聽曰聰又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聰明之本作聖之原而必統之以敬一敬而天人之理一以貫之矣

書經

惟聖時憲

編修臣王檢

臣謹按書之言聖治也典曰天敘禮曰天秩章服曰天命刑用曰天討凡其政教之所被無一不推本於天焉非但以建極綏猷致其欽崇之詞也亶聰明作元后聖天子本天錫之姿以臨天下而又必以其睿智之德兢兢焉奉若而不違則凡其耳目之所及無非帝命之鑒觀而以人道治之實以天道治之矣今夫天道之成化

無心也其視聽之所寄非有形聲之可求也然而日鑒在茲無形也而有形者莫能遁處高聽卑無聲也而有聲者皆可通則天道之照臨是卽君道之極則也故說命曰惟天聰明而繼之曰惟聖時憲夫聖人者本天道以治天下者也書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言其敬天之誠無一時一事之少間也敬之至斯憲之精矣詩曰夙夜基命宥密言其夙夜積德以承天命者至深至密是宸衷之淵微念念皆與天心相契也憲之者內惕其欽承外隆其昭事顯以致上律之

功隱以盡崇效之實凜凜乎旦明乾惕之懷一私不雜而萬象咸周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也天下雖大萬物雖衆以一心運焉而可以一日而數周矣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惟時憲之聖人能之是以一代之禮樂典章人仰聖人之制作而實皆天文之炳煥也一代之慶賞刑威人仰聖人之舉錯而實皆天道之昭垂也天以高則明聖以公則溥極斯世情僞之故萬有不齊而聽以天聰視以天明則凡處於覆幬之中者固無不仰被其升聞之化而寧有情睽勢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二
隔阻於照臨者乎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夫惟憲之斯能合之也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
天下奉天者憲天者也陳氏櫟曰憲天聰明則
君與天一而漢儒董仲舒亦謂聖人法天而立
道然則聖人之至德固即天道之至教也夫

書經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編修臣秦勇均

蔡沈曰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
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
亦其時而已

臣謹按傳說告商王以憲天聰明此則憲天之
見於處事者也天則之當然無過不及者為善
天道之自然流行不滯者為時立其極於至靜
之中而鼓其機於羣動之際此其故可仰觀於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二
天而得之今夫天健行不息其動也直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陰陽寒暑各得其平屈伸往來莫
窺其迹舉天下之物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則
惟其粹然至善而適當其時也然天無思也無
爲也無所爲慮也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
而無爲故憲天之主不能不藉於慮慮乃可以
擇善慮乃可以審時而制動之本一以貫之矣
蓋人君之動四海之休戚關焉千載之得失繫
焉使不熟思其是非詳審其利弊則制事無本
動何以臧惟以善爲的而運四海於一心計千

載於一日卽一言一行之微亦必圖度而後出
之端居穆清神明默運堯本文思爲光被舜由
執兩以用中卽至疇咨清問亦惟欲求其百慮
而一致以得至善之會歸而使天下之動貞於
一而已夫動而克善則動得其正似可動而世
爲天下道矣而尤必合之於時者何也同一善
也或宜於古而不宜於今或適於彼而不適於
此先時而行則有輕躁之弊後時而發則有遲
滯之愆故必準之以時則秩然而得其序藹然
而適其宜神而明之化而裁之範圍天地而不

過而所謂善者乃至精至粹不偏不倚而成其
爲大中之道矣周子通書慎動篇曰動而正曰
道用而和曰德動而正卽善之謂也用而和卽
時之謂也何以慎動亦慎之以慮而已周子之
言不與傳說之意相發明也哉雖然慮徵於動
而慮之本原不在於動也大學言靜而後能安
安而後能慮必先主靜以立人極舉萬事萬物
之理皆探本於幾微握樞於宥密至靜之中萬
理悠然其來會至臨事之際不過再爲審量稱
物平施而自得其理若靜而未動無以裕其本

原而徒慮之於動則其慮也非粗浮而不相入
卽紛擾而無所歸又何能得其善而協其時也
哉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誠於靜
斯神於動而天下之理胥渾化於何思何慮之
天斯則聖學之極功人君憲天而出治至此乃
爲天人合一之道矣

書經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編修_臣陸嘉穎

蔡沈曰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

_臣謹按聖人之道與天合德天者理而已自理之著於事者言之則曰善人君宰制萬幾由修身以至平天下莫不各有事理當然之極大學所謂至善也故靜與天遊動與天適其靜也彙衆善於一心如明鏡止水粹然中涵迨由寂之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二
感天人消長於是乎判政治得失於是乎分一或不慎鮮不有毫釐千里之謬者洪範云思作睿睿作聖蓋思能通微慮能得止惟深故通天下之志惟幾乃成天下之務動之所係遠且大慮之爲用重以周要皆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而非一已之所得與易損益二卦皆曰與時偕行艮卦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時之義大矣哉竊嘗觀上古帝王創制顯庸財成輔相以左右民盡美盡善動罔不臧或數聖人之事先後作述易地皆然或一聖人之事次第敷施有條

不紊或寬厚以養和平之福或嚴肅以振玩愒之風無意必固我之私化剛柔競練之迹政無不舉令無不行惟其能相時而動也若夫急功好名而不切於時務優柔寡斷而不中乎機宜先時者躁後時者濡過不及之弊其失均矣堯舜之學曰執中曰用中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傳說所言實祖於此要其所謂時者不外於法天而已天不言而歲功成日月相推寒暑迭運一動機也法天者秉剛健文明之德必應天時行乃爲大亨是以因時制宜不執成見不循往轍

御覽經史詩書 卷十二
人或見仁見知各得其一隅而聖人則如太和
元氣流行於春夏秋冬而各協其候所以百慮
一致動而無動也是必窮理格物以探其原集
思廣益以精其辨清心寡欲以養其明雷厲風
行以致其決而後先天弗違後天奉若聖人之
德一天之德也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
心而無爲

書經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監察御史 臣 孫宗溥

臣謹按人君經綸百爲宰制萬有必先致謹於
隱微幽獨之間而衡量乎措正施行之地使天
下之物無以擾吾心而吾心之幾審矣吾心之
幾有以應天下而天下之理得矣統寂感存發
之交而悉化其紛紜膠固之迹所由因心作則
而各當其可也今夫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者事
幾所由見端而不可忽焉者也顧動之之先則

爲慮動之或當或否由於慮之有善有惡故欲
慎持平動者尤當審察乎慮夫善之涵於不慮
之先者性命之精寂然而不動也善之形於方
慮之頃者事物之理感而遂通也然必有省察
之方以審乎善之幾有克治之力以堅乎善之
志因一念之甚微而善有擴充之量因一時之
偶觸而善有日新之功夫如是可以推行盡利
而動罔不臧矣乎然所貴乎時措咸宜者何也
蓋善無定體隨時而在方其慮也意念乍萌與
物未接故只見爲善而時之妙理未呈及其動

也經緯互形與心爲準惟能協乎時而善之化
裁始見苟徒執乎所慮之善而不克變通於其
間則施之或失其當而逕行直遂反有實意而
莫達者矣用之或非其宜而拘文牽義卽有成
憲而難遵者矣古今來好治之君其立心行政
非不事事求合乎理然或時異勢殊功效懸絕
化未下究變故滋生此以見徒善之不足以爲
政而時之爲義大矣哉且夫善之外非別有所
謂時也從來驩虞小補之治每假時宜之說以
文其目前苟且之施卒之化不本乎因心治難

臻於上理此舍善以言時而失厥本矣夫時亦從善見耳特以善如裘葛之良時如寒暑之候時非裘葛雖善何施故必有因勢利導之方而後見神明默成之妙此帝王經權悉協體立用行以制心之學裕治世之模而非後世違道以干民譽因循以便身圖者所得藉爲口實也夫傳說之進告於王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天道惟時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運爲陰陽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時也使人君舉措設施昧於機宜干時

而動卽不得謂聰明矣故時者正王者憲天之學所以率作臣下丕冒羣生者胥此道也烏可以忽乎哉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書經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編修臣孫宗溥

臣謹按自古聖君主治於上賢臣輔治於下各有其當為之事而無敢稍自暇逸故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事其君之事百工惟時而思日孜孜思日贊贊事其臣之事君臣交相為理於以亮天工凝庶績而思患預防之意亦未嘗不寓於此焉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而傳說之告高宗亦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夫患伏

於未形而備則豫於平日有備歸於事事則所謂有備者非防變於事外而別有經營也亦祇事其所事凡政令之所必修職業之所當盡善始慮終慎乃憲省乃成而已而備卽於是儲而患卽於是弭先儒張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爲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爲之害此其大較也夫兵可百年不用而不可一日不備大司馬之法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芟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整飭其車旗戎馬器

械熟習其坐作進退疾徐所以修軍實而壯武威非曰萬姓敕寧四夷賓服可忘戰備也若夫食乃民之天物土宜頒穀種以教稼穡勤樹藝自司徒而下迄於田畯皆各事其事旣無曠土亦無惰民三年耕則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則有三年之蓄而又有十二荒政以聚萬民遺人委積以待施惠卒遇旱澇之災而民不凍饑邑無流亡蓄積多而備先具也此就兵農二事言之而有備無患之意可以類推矣臣又按林氏之奇曰此又戒之以預備於不慮治不忘亂安不

忘危之事夫居安思危在治思亂是固朝乾夕
惕之至意持盈保泰之良謨百王莫易者也昔
周公之輔成王也作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桑土綢繆牖戶夫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君臣
一德以成邅隆之治豈猶慮見侮於下民而必
綢繆於未雨耶誠欲吾君知王業之艱難而制
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必有備乃可無患與傳
說之告高宗同一意耳是故思艱圖治者宵衣
旰食惟時惟幾而同寅協恭相與釐工熙載廟
堂之經畫周及萬里而遙一日之章程慮及奕

禩以後涉忒不作姦宄不生於以鞏固其苞桑
而享萬世無疆之休也哉

書經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監察御史臣程盛修

臣謹按凡人治已然聖人治未然未然者有備

之謂也故重熙累洽不足恃而曰桑土綢繆豐

亨豫大不足言而曰厝薪抱火古之人豈好為

是私憂過計之言以動色相戒哉誠以天下者

非一手一足之烈治天下者非一時一世之事

繼體之主蒙業而安外侮不生內憂不作循塗

守轍不失為哲王改絃更張亦號為英辟舉而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二
措之馴致太平不知治忽之幾卽伏於此天下
之大有耳目所及之處有耳目所不及之處有
心思所到之處有心思所不到之處惟聖人見
微知著先事預防故能化有事爲無事不釀無
事爲有事國家承平歷年所矣四郊無壘烽燧
不驚少者不見金革老者不聞鉦鼓文恬武嬉
習爲故常然鄉里暴橫亂之萌也奸民煽動亂
之兆也城狐社鼠之蟠踞亂之藪也不早爲弭
之聚數千萬之游手而迫以饑寒何異驅數千
萬之虎狼而縱之山林哉猶有說焉無平而不

陂者天之道無靜而不動者人之心人心之動
乘乎其機事機之來發於其猝待其猝發而始
圖之則國家受其害而百姓罹其殃當其未發
而先制之則廟堂無旰食之憂而閭閻無震驚
之患雖曰旱潦之後撫綏不可缺也而法制亦
不可疎嗷嗷之衆噢咻不可緩也而整齊亦不
可少必使人人有感恩之心而人人無倖恩之
心事事有不然之慮而事事無或然之慮是安
得不賴封疆乎哉封疆之臣其付託也重其體
察也真其呼應也捷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事

半功倍也夫以得爲之勢遇可爲之時不爲地
方計長久民生計遠大鋤耨棘矜之輩視爲不
必憂椎牛發冢之奸視爲不必畏一旦有釁挺
而走險明之往鑒尚忍言哉善乎蘇軾之言曰
內無權臣外無強諸侯而可憂者姦民也去姦
之道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不避誅除
搏擊之名而勿邀姑息寬厚之譽有備無患豈
一朝一夕之故哉有備者何練軍實以固疆圉
勸農桑以興地利嚴保甲以清邪慝老生之常
談乎實救時之急務也

書經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右中允臣涂逢震

蔡沈曰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
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
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臣謹按傳說告高宗以憲天聰明此則約其要
於君心乃憲天出治之本而天德王道一以貫
之者也夫人君以一心爲萬化之本大而爲政
小而爲事四海之休戚萬年之利弊胥係乎此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二
而雜霸之施與純王之道迥乎不同者醇與不
醇之分也卽心慕乎純王之道欲仿而行之而
或求治之心過於銳初無寬和優裕之意以行
乎其間則張弛每因以失宜或圖治之文失於
繁初無誠懇篤實之思以維乎其內則措施自
不能各當此政事之不醇皆由於心之不醇而
心之不醇實由於居之不安也原夫人心之體
至虛至靈義理本其所固有自物欲日侵義理
漸失而心役役而不寧擾擾而不靜求所以涵
養此心者仍非義理不爲功蓋義勝者從循理

則安此一定之理也誠知存理而由義矣而察
之未精行之未熟則心與義理猶不免有迎距
離合之迹欲求如堯之安安禹之所謂安汝止
豈可得乎惟厥攸居者心依於理理融於心居
之以凝一而散者自聚也居之以簡約而紛者
自靖也渾然中藏粹然內蘊其養之也至裕其
用之也不窮由是舉而措之一心卽萬化之樞
一理卽萬事之準時中之極有以立於化裁之
先斯用中之道自有以協於精一之則舉所謂
龐雜之治紛更之端何自而生而寧有纖毫之

不醇者哉而憲天之道乃可得而言矣天無心而成化聖有心而無爲天無心而太極之理涵乎六虛推而行之而萬物於以各正也聖有心而皇極之建渾然一元行而宜之而萬國於以咸寧也夫聖人斂其聰明於寧謐一如天之於穆之難窺運其聰明於酬酢一如天之變化而莫測攸居則其靜也專惟醇則其動也直而憲天之全體大用悉該於是矣漢儒董仲舒有言曰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此探乎政事之所

從出也又曰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居之未安而所以求至於安者可以知其功矣宋儒朱子有言曰人君爲治之本在乎正心術以立紀綱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其要在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是皆可與惟厥攸居之旨相參而互証者歟

此篇之旨...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書經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編修臣汪士鐸

蔡沈曰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臣謹按傳說以憲天出治告君即備舉其事而推本於一心曰惟厥攸居居者以心之所宅而言蔡沈釋為止而安者即虞書所謂安汝止也漢儒董仲舒有言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御覽經史詩義 卷十二
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一心所係其重如此苟
非養之有素從容中道者不可以語居之安也
惟聖主殫心宥密緝熙光明夙夜寅畏時幾敕
命其涵養也禮陶而樂淑其純粹也仁熟而義
精故德性堅定方寸澄湛如明鏡止水纖翳不
染無少混淆廓然虛公物來順應由是大綱舉
施之於政而協萬目張見之於事而當在上者
南面恭已而成化在下者日用飲食而徧德朝
無叢脞之煩野無奇袤之擾以純王之心布純
王之政彰爲至治醇而不雜是故備舉其憲天

之事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詰戎除暴罔有不
濟命德而賞不僭討罪而刑不濫用人則賢能
在列度務則時措咸宜善蓋一世而處之以謙
功高千古而守之以讓保泰持盈斯防維之具
備遠佞寡過亦嘖笑之必嚴凡人已內外之間
變化云爲經緯裁制行乎自然無所勉強蓋心
安於正則心之所發者無不正如是而政事修
明猶有岐於紛雜者未之前聞此一心所以爲
萬化之原而期其政事之醇者必以攸居爲憲
天出治之本也

天出於地... 地出於天... 陰陽之道... 天地之氣... 萬物之生... 皆由是也... 故君子居則觀象於天... 動則觀象於地... 此其大略也... 至於居政事惟醇... 則其理愈明... 故曰惟厥攸居... 政事惟醇... 此其所以為聖也...

書經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監察御史臣孫灝

蔡沈曰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臣謹按傳說告高宗以憲天聰明之事如上文云云可謂詳矣此節復深探原本而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者蓋天下之理散於萬事而筦於一心以事役心則逐事以分給而施之不勝其

勞以心宰事則因心以赴幾而操之不竭其用
古之聖王其能聰無不聞明無不見者不於其
聰明所被之途侈泛應之能而必於其聰明所
從出之處裕存神之妙則人主之一心是也夫
心何以云居也居之爲義止而安者也理得其
所止則至善之極不遷道得其所安則應務之
神自暇夫然故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大之
爲政則勿二勿三而偏倚有所不恃焉小之爲
事雖至纖至悉而紛擾有所不生焉惟其心一
故也一故醇醇故不雜是之謂以天德行王道

也堯舜之惟危惟微所以謹此心而垂裳之治
準此矣禹之不矜不伐所以持此心而文命之
敷本此矣湯之不邇不殖所以清此心而九圍
之式萬邦之懷基此矣高宗繼堯舜禹湯之後
傳說輔以憲天聰明而復推本厥居以爲政事
之根柢斯純王之心法也董仲舒有言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其
知本之論也夫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書經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監察御史 臣 沈廷芳

蔡沈曰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也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林之奇曰自此以上所以爲高宗謀者無所不至故又總結之蓋言如上之所云當謹者其本則在人主先正其心術而已居者有所主於中也中有所主則政事不駁雜此其本也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二
臣謹按人君首出庶物以理萬幾其政治之得失俱繫於一心之純疵故心一正而朝廷百官萬民胥歸於正矣苟其所居安於義理而循自然則敷政寧人之道安有不醇者哉此傳說之所以拳拳告高宗也臣嘗紬繹其義考鄭注謂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精其說將居行混而爲一又皆如所言說旣與上文不相聯貫又於居行無所發明集傳易之是也據易之艮象曰艮其止又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虞書益稷謨禹曰安汝

止惟幾惟康大學曰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所謂止與安者居之謂也止且安矣而必合之動靜推之幾康極之能慮能得則居之地政事因之此內聖外王一以貫之之道也先儒以政爲大綱事爲細目易繫辭曰萬物化醇醇者精也前漢書云黎民醇厚醇者厚也說命醇同純蓋不雜之意然三義必相參而其義乃備焉醇必視其所居而居之所自來不外說命下篇學古有獲及遜志時敏道積厥躬諸說

而得之此人主心術之大防卽精一執中之傳
無有踰於此者故能聰明時憲作則萬邦恭默
之思協於成德有不待啓沃而休命自揚者然
善無常主而安安能遷則安止之中又必精益
求精以復其萬物皆備之天而後義理之宰無
一理之不純物誘之防無一私之或雜天德全
而王道備兆民殖而庶績康太平之治將永永
無極矣

書經

非知之艱行之維艱

侍讀臣林令旭

張栻曰高宗蓋知之者說故告以雖已知之此
非艱也貴於身親實履之耳此爲已知者言也

臣謹按傳說因高宗維服之言而更進之曰非
知之艱行之維艱蔡沈傳以爲得於耳者非難
行於身者爲難是蓋有見於天下之事萬物之
理必貴乎躬行實踐而不徒在乎口耳之敷陳
而聽受也朱子曰知與行工夫須著並到二者

不可偏廢如大學言道學即言自修中庸言學問思辨即言篤行然知行兩途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則固有斷然不可誣者致知者力行之本非知之何以行之也是論先後則知先而後而力行又致知之實知之欲以行之也是論輕重則行重而知輕而其間難易之故亦可以明白而無疑焉人主臨馭萬方並觀兼聽凡耳目之所接簡冊之所陳工瞽芻蕘之所獻皆足以廣聰益明發邇見遠而其理之是非可否與夫利害得失之數如黑白之不相蒙如水火之

不相入則未嘗不改容動色以致敬重之意如齊宣王於孟子一則曰大哉言矣再則曰善哉言乎是非不知孟子之言為可行也然無躬行之心故其所病不在於不知此知之所以易也如其行之其任重其道遠兢兢業業不敢荒寧矻矻孳孳母少暇逸知天之難諶則當承以敬畏知命之不易則當凜夫時幾知創業之艱難則當躬行節儉以率下知事幾之叢脞則當力圖明作以赴功知旁求俊乂之當殷則必盡其昧爽丕顯之實知聲色貨利之為害則必清其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二
不邇不殖之源先儒所謂有是心卽有是政者
是也此行之所以難也然行之難自不行者而
言則見爲難苟能一日用力而行之毋旁撓毋
疑貳毋中於功利之邪說毋惑於近習之浮言
思其艱以圖其易亦復何難之有董仲舒云尊
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
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夫設誠於中然
後能致行於外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而所以
行之者惟一者何誠是也一有不誠則是三
者皆爲虛器故曰誠者聖功之本而知行合一

之原也臣嘗讀易於咸得以虛受人之義此致
知之事歟於乾得自強不息之義此力行之事

歟抑臣猶有說焉聖皇統御寰區勤求治理稟

天亶之聰明圖邳隆之至治其所知所行寧猶
有未盡者惟是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爲一人之
所能知有非一人之所能行者故承流宣化必
有一心一德之人而後奉行盡善治化始昭此
非殫忠竭力無以著勲猷也非公正純白無以
服羣情也非精敏勤勞無以興庶務也非小心
敬慎無以善始終也而或者上下相蒙苟且成

徐賢經身詩言 卷十二
習委蛇將順之意多彌縫掩護之術巧上有德
意而視爲具文上布明綸而等諸故事此則知
之而難必其行之者責尤有所歸而弊尤不可
以不察是又當因傳說維艱之說而盡克艱之
義者歟

書經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監察御史 臣 劉方藹

蔡沈集傳言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爲得
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爲難

臣 謹按惟精惟一發於虞書知之行之詳於說
命其功一也程子曰學之道必先知諸心知所
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
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
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朱子曰知與行常相

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
論輕重行爲重是皆言知以啓行行以實知而
與說之言相發也蓋德業之所賴乎知者原爲
必欲行而求知也顧知猶可以人爲啓行不可
以人爲助知猶可以虛而積行不可以虛而成
一念之所明操之數年而不足終身行之不盡
者一日知之而有餘則非艱惟艱之故說固深
爲已知未行之高宗勉而亦見其進修得力之
有在矣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者王道之淵源惟
厥攸居政事惟醇者王道之體要行中之條理

多端總以憲天而攸居者爲歸也若知而不行
則亦何所不艱哉明知起羞起戎之失在筭省
躬之義而一或不凜則惟口甲冑衣裳干戈之
中卽滋愆尤而四戒之行難明知天下之治亂
在庶官而或徇所愛而官私昵誤爲用而爵惡
德則行於用人而任賢勿貳也難明知動當善
時當審而或疎於慮過於動不能不失乎中正
則行之在研慮慎動者難明知喪善喪功之爲
失而或不能化其有與矜之念則謙遜之行難
明知有備無患之爲得而或事事不盡出於周

詳則備預之行難明知納侮作非之敗德而或
溺於私而啓寵護所失而恥過則窒欲遷善之
行難要其所以難者總由立志不堅立志堅而
於明諸心者力求其至行之必果守之必固則
凡憲天以作臣民之則攸居以措政事於醇者
庶能如目之定體足之步目而所謂非艱惟艱
者無不如其志之所定而成王道之易易德業
隆於世精一紹其傳以繼堯舜之心法治法豈
不盛哉

書經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
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
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
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給事中 臣 程鍾彥

臣 謹按自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數聖人作以道
統相傳卽以治統相寄其間言心言性言德言
中者則有之矣至於學之一字則自高宗咨於
傅說說承王命反覆闡發而學之義始明開萬

世論學之源爲人君務學之準厥功亦大矣哉
其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者
此傳說詔王以爲學之要而先言學而資于人
不如反諸己之爲有得也多聞者廣詢博訪資
講論以備參考也事卽成已成物之事也人求
多聞固欲其見之於行事然口耳之功不如神
明之悟古訓者古先聖王典謨誓誥之訓凡修
己治人之道無不具載必求之於此然後有得
若夫不師古昔自用師心而能長治久安者必
無之理也於是遂言爲學之要惟務遜志時敏

蓋學之患莫甚於驕與怠驕則志盈志盈則不
能受益怠則氣餒氣餒則不能自強惟卑遜其
志而勤敏其行然後身之所修如源頭活水汨
汨乎其來矣允懷者言又必深知篤信念念在
茲然後所修之道如長日加益漸積而漸崇矣
雖然學之理有體必有用學之功有本卽有末
終始之謂也所以敦與學各居其半必也始之
以修己設誠而致行之終之以教人鼓舞而作
興之自始迄終一念常在於學庶幾由修而來
由來而積積而至於莫知其然而然斯學古無

徐賢經史詩書 卷十二
餘功而有獲之效全矣易曰謙受益又曰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遜志時敏之謂也漢董仲
舒有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
矣允懷于茲道積厥躬之謂矣若夫大學已德
之明必推及民德之新而後止至善之理始備
中庸成己之仁必通之成物之智而後合外內
之道始全則又見敦學之不可偏廢而終始典
學之義不益明哉

書經

學于古訓乃有獲

檢討臣王太岳

臣謹按人君繼天立極聰明睿知之姿多得之
聖性而大業所以富有盛德所以日新者常成
於聖學學之功所宜懋也蓋斯理之在天下千
聖同揆後聖之心原可直契前聖之心惟心不
可得見而言爲心之聲故古人以心之所得者
著於言後人卽以言之所得者證其心斯蘊之
爲德行發之爲事業罔不與古聖相符契焉此

傳說所云學于古訓乃有獲者其旨可深長思也雖然古訓之燦陳非一端也得其大略矣或未究其精微知其一說矣或未悉其繁變按之於心不能融會貫通則遇事理之會何以左宜而右有乎是故學之云者非徒逞涉獵之能也必有悅心研慮之致焉非徒恃規撫之跡也必有窮神通變之用焉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詩曰古訓是式蓋畜積盛則經權錯出有以待萬物之感式法勤則踐履篤實有以受萬物之備如是則學爲實學獲爲實獲不如是則

過而不留或執而不化雖曰開卷有益要皆儒生尋章摘句之功耳豈有當於帝王之學建事之要哉臣竊以爲稽古力學之主其要尤有二焉曰惟精惟一曰無怠無荒精一斯擇之詳而守之約其學不流於玩物而喪志無怠荒斯德日崇而業日廣其學不淪於有初而鮮終董仲舒曰曾子云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加之意而已人君誠加意於此使載籍所紀不爲空言心力所求皆成實踐則堯之欽明舜之濬哲禹之克艱

湯之日新文武之敬止敬勝皆將一以貫之而
本聖學為聖治何不可繼唐虞而躋三代也哉

此大矣... 湯之日新文武之敬止敬勝皆將一以貫之而本聖學為聖治何不可繼唐虞而躋三代也哉

書經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給事中 臣 邵錦濤

林之奇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學之欲有得者
惟在於此二者遜志則功日以崇時敏則業日
以廣此誠為學之大方

陳經曰信道不篤則所修雖來亦不堅凝惟允
懷於此篤信不忘則來者積聚不散來如日知
其所無積如月無忘其所能也

臣謹按自古人君修己治人之道無不由學而得而其所以爲學之方要在虛以受人勤以勵已積累以詣其極而已遜者其志虛已能而猶謂未能也敏者其功勤求及而常若不及也夫學問無窮非心與理相涵理與心相洽必無以深悉乎此中曲折之故而曲盡其義蘊之所存故必抑其志使入乎理之中沉潛體味不存一毫之滿假則能深與理會靜與理參所謂與者入也入而後說遜志之義也顧志不可以不虛而功尤不可以不勤使學有作輟奮發於一朝

不能無間於異日則事無由集理無由凝故爲學之功無姑待無中止無勤始而懈終所謂自強不息體乾之道日進無疆象益之道時敏之義也合是二者而爲學之功備則爲學之效見雖道本吾所固有非自外至而遜敏旣深則其所修怡然有得不啻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故曰厥修乃來也夫修之未來當遜敏以裕來之原修之旣來尤加遜敏以期來之積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篤信而不忘服循而不已心愈虛而所集愈多功彌勤而所蘊彌實前此修之來

心融而理得也至此道之積業廣而功崇也蓋
至道積于厥躬而爲學之效全矣然則學之事
無窮而握其要實惟此遜敏二者虛以受人勤
以勵已惟虛益勤惟勤益虛由層累而日新由
充實而廣大修之來來之積其境遞遷其獲靡
盡豈可以一二計哉洵乎盛德隆於一身大業
光於斯世未有不從學古中來者也

書經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
躬

給事中臣張鉞

蔡沈集傳曰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
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所修如泉始
達源源乎其來矣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
身不可一二計矣

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蔡沈集傳曰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

體之立數學於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臣謹按古帝王師保居前勸講在後未有不究心於學者故黃帝有大酉小酉之藏周禮重小史內史之掌誠以修身之本致治之原不外是耳然而帝王之學不與經生同經生但事尋章摘句而帝王之學則必有體有用成始成終統人已而無私兼生安而不恃功深於積累效近

於自然而後學之事以備學之量以全蓋學必衷諸道道必體諸身而從入有由必先之以遜志而謙能受益力行不倦又必繼之以時敏而業廣惟勤夫天子至貴也而芻蕘一得未必無當於高深天下至大也而日理萬幾不廢觀書於乙夜悠然來會而信之堅守之力非剛健篤實之所以日新其德乎於是而日積月累道乃全備而靡遺矣而是道也引而近之不外飭已整躬推而遠之可以牖民覺世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誠以成己仁而成物知皆道之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二
所寓也卽皆學之所在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故必工夫
綿密日進無疆而後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道不
期積而自積德不期修而自修天德王道一以
貫之而充積極其盛發見當其可此蓋學問之
極功大而化之之謂聖歟

書經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編修 臣 王楷

臣謹按傳說以聖學進高宗而立修道之極也
蓋天德者王道之本心法者治法之原故書道
政事而說命下篇於學則諄切而詳明之至遜
志時敏厥修乃來二語尤覺辭簡而該言近而
遠是知帝王之治皆帝王之學爲之也今夫學
之理博引無方矣其要在虛其中以爲受勤其
力以爲功嘉修之無盡也竭心思耳目之用恒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二
覺愈引而愈出故學於己者必資於人焉易曰
君子以虛受人虛則公公則明既物我之見悉
化亦是非之介不淆合天下之知以爲知而聰
明廣合天下之能以成能而道德全學之始事
端不外此然所謂遜志者不僅卑以自牧已也
理道之遙深潛心以入始悉其義類之所歸故
必斂抑其志氣而因端竟委原始要終以研窮
玩味於不已宋儒朱子曰遜順其志入事理中
與爲體會此說解遜志更爲細密可以參觀獨
是集益於人而進修者惟已退藏其志而奮勉

者惟時故孔門論學首重時習而虞書亦曰欽
哉惟時時之義大矣哉惟先時以圖其要而致
力於初及時以殫其功而克勤於後日有就月
有將終日乾乾而自強不息蓋不以偶緩者廢
厥時因不以偶懈者廢厥學也由是深造自得
厥修之來如泉始達疏之則益通而滙之則不
竭尋源以往取諸左右而咸宜矣至於修來而
受於人勵於己者皆歸實用而無一端之或遺
盛德大業至矣哉總之學爲要務學以修之來
爲歸宿修之來以遜志時敏爲實功虛與勤交

勉自有日進而無疆者嘗觀學記一篇言學之書也其中所引述每於說命之辭三致意焉洵乎帝王之治本於學帝王之學有其要也

書經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給事中臣鍾衡

呂祖謙曰無愆德之至難也舜德盛矣臯陶惟曰罔愆而已

王樵曰爲治孰非學中事謂成憲不關於君德固不可但監于成憲與上文學古自是相對而言如夫子遠宗堯舜之道而法則近守文武

臣謹按帝王奉若天命道莫大於法天而纘承祖德道又莫大於法祖說之告王曰惟天聰明

惟聖時憲法天之學也至其敷政治人世世守之奉爲成憲者則惟法祖爲兢兢焉商自成湯受命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所以自學教人者載在仲虺伊訓諸篇可考而知也嗣後聖賢之君繼作至高宗恭默思道託之帝賚旁求肖形命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其言曰俾率先王廸我高后以康兆民繼述之意顯然見於言辭之間而說之告王於二篇則曰允協于先王成德於三篇則曰監于先王成憲夫德全於身爲成德法垂於後爲成憲本成德以敷成憲如三風十愆

皆聖謨洋洋垂貽後昆者也德旣允協而復監茲成憲尚何愆之與有夫論學必曰師古學古訓以期有獲修德之要也論治必曰由舊監成憲以期無愆建事之本也高宗與傳說君臣相得說以湯望王王以伊尹期說觀伊尹之訓太甲明言烈祖之成德一則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再則曰視乃烈祖無時豫怠三則曰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其反復誥誡無非期於法祖以免過愆今說之告王前後若出一口宜高宗克紹成湯而成中興之令主說亦繼美阿衡而

為中興之賢臣也歟

以史記漢高祖之書王前對漢出... 臣謹按古大臣身秉國鈞以堯舜君民為已任... 必其才可以馭天下之務必其識可以決天下... 之幾又必其量可以容天下之善而後多士奮... 興以襄庶績登上理而無難傳說言高宗之德

書經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給事中 臣楊二酉

彭勗曰大臣以已事君不若以天下之賢事君... 一相得其人則天下之賢兼收並蓄庶位皆得... 其人

臣謹按古大臣身秉國鈞以堯舜君民為已任

必其才可以馭天下之務必其識可以決天下

之幾又必其量可以容天下之善而後多士奮

興以襄庶績登上理而無難傳說言高宗之德

荀覽經史詩書 卷十二
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君德未至則欲進賢有不可得者責在君也雖然業自遜志典學以監先王成憲君德其既盛矣乎君德修而相職可舉矣乃或者訑訑之象見於顏面附已者則從而致之抗已者則從而斥之不以國是爲念而但憑一己之好惡爲去取外雖託進賢之名勢至賢人遠去君子道消國家何賴有是臣哉且夫全才之難也有才者不必有德而有德者恒不見才况名賢不世出必欲人皆伊且

士盡臯夔勢必有所不能惟在知人善任量能器使則君子固收得人之效小人亦罄一得之長此貞觀能用魏徵等諸臣而興王衛靈能用王孫賈諸臣而保國用不違其才也是知非庶位不得其人之爲患而輔相能得其人之爲難故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果能休休有容好善如自己出則天下之賢皆爭爲之用爭爲之用卽爭爲天下用也而君復能信之篤任之專俾得大其設施而不疑爲權柄下移則君臣一德庶績咸熙其可媲美於

唐虞三代之盛矣

唐虞三代之盛矣
其德教之於民也如時雨之於草木也
其刑罰之於民也如雷霆之於魍魎也
其禮樂之於民也如日月之於星辰也
其政教之於民也如北辰之於衆星也
其德教之於民也如春風之於萬物也
其刑罰之於民也如秋霜之於百草也
其禮樂之於民也如甘露之於五穀也
其政教之於民也如北斗之於萬民也
其德教之於民也如春風之於萬物也
其刑罰之於民也如秋霜之於百草也
其禮樂之於民也如甘露之於五穀也
其政教之於民也如北斗之於萬民也



